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二百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三十五

子 儒家

漢藝文志儒家者流葢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心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

高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而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茍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𡨋衰此則辟儒之患也辟讀曰僻

隋經籍志曰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説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

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缺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於戰國子思孟軻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為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

漢志五十三卷八百三十六篇入楊雄一家三十八家

隋志六十二部五百三十卷通計亡書合六十七部六百九卷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二部七百九十一卷陸善經以下不著録三十九家三百七十一卷

宋三朝志五十一部三百七十一卷

宋兩朝志二十部一百四十三卷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百九十七卷

宋中興志九十六家一百一十八部八百五十七卷

曾子二卷

鼂氏曰曾子者魯曾參也舊稱曾參所撰其大孝

篇中乃有樂正子春事當是其門人所纂爾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俱已見於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謬誤為甚乃以大戴禮參校之其所是正者至於千有餘字云

高氏曰曾參與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

修身至於天圓已見於大戴禮篇為四十九為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少異是固後人掇拾以為之者歟劉中壘父子奏漢七略已不能致辨於斯況他人乎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書有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書固在董氏之先乎又其言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質諸

吾日三省吾身何其辭費邪

周氏涉筆曰曾子一書議道褊廹又過於荀卿蓋戰國時為其學者所論也孔子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正指聖境妙處此書遽謂七十而未壊雖有後過亦可以免七十而壊與否已不置論而何以為過何以為免聖門家法無此語也

陳氏曰凡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録出别行

慈湖楊簡注

子思子七卷

鼂氏曰魯孔伋子思撰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温公采之著於通鑑夫利者有二有一已之私利有衆人之公利子思所取公

利也其所引援易之言是也孟子所鄙私利也亦易所謂小人不見利不勸之利也言雖相反而意則同不當以優劣論也

楊倞注荀子二十卷

鼂氏曰趙荀況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趙人名況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為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後

適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為宣王楚考烈王初黄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近百歲矣楊倞唐人始為之注且更新書為荀子易其篇第析為二十卷其書以性為惡以禮為偽非諫諍傲災祥尚强霸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為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為輔拂與伊尹比干

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昌黎韓氏曰荀氏書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故詩春秋無疵余故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東坡蘇氏曰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

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

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歴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

行刦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程子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且性惡一句大本已失

朱子語録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

看來荀卿亦是剛明底人只是粗

陳氏曰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

復改為荀分為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

道用元豐監本參校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

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為完善

董子一卷

鼂氏曰周董無心撰皇朝吳秘注無心在戰國時

著書闢墨子

賈誼新書十卷

崇文總目漢賈誼傳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五十八篇隋唐皆九卷今別本或為十卷

鼂氏曰誼著事勢連語雜事凡五十八篇考之漢書誼之著書未嘗散軼然與班固所載時時不同固紀云掇其切於世者容有潤益刊削無足怪也獨其說經多異義而詩尤甚以騶虞為天子之囿官以靈臺為神靈之靈與毛氏殊不同學者不可

不知也

高氏子略曰皮日休讀賈誼新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傷而雅惟蘇公軾以為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觀其過湘作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絶是亦不善處窮者矣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

嗚呼此東坡以志量才識論誼者非誼所及也

朱子語録曰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得來只是賈誼一雜記槀耳中間事事有些箇　問新書曰此賈誼平日記録槀草也其中細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多在焉

陳氏曰漢志五十八篇今書首載過秦書末為弔湘賦餘皆録漢書語且畧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非漢書所有書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

揚子法言十三卷

鼂氏曰漢揚雄撰晉祠部郎中李軌注雄好古學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駮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譔此以象論語號曰法言每篇復為序贊以發其大意然雄之學自得者少其言務擬聖人斬斬然若影之守形既鮮所發明又往往違其本指正古人所謂畫者謹毛而失貌者也

程子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則曰人之性善惡混蓋雄規矩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陳氏曰凡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叙傳然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李軌注本歷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然後板行與建寧四注本不同

溫公集注法言十三卷

鼂氏曰温公集晉李軌唐柳宗元國朝宋咸吴秘注公自言少好此書歷年已多今輙采諸家所長附以已意名集注李祠部注本及音義最為精詳宋吴亦據李本而文多異同今參以漢書取其通者以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觧其義云

太元經十卷

鼂氏曰漢揚雄子雲撰雄作此書當時已誚其艱深其後字讀多異予嘗以諸家本參校不同者疏

於其上且發策以問諸生云揚雄準易作太元經其自序稱元盛矣而諸儒或以為猶吳楚僭王當誅絶之罪或以為度越老子之書大抵譽之者過其實毁之者失其真皆未可信然譬夫聽訟曾未究其意烏能決其曲直哉今欲論元之得失必先窺其奥然後可得而議也夫元雖準易然托始高辛大初二歷而為之故元有方州部家凡四重而為一首九贊通七百二十九贊有奇分主晝夜以

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首準一卦始於中準中孚而終於養準頤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與夫二十八宿錯居其間先後之序葢不可得而少差也夫易卦之直日起於漢儒之學舍四正卦取六十卦之爻三百六十各直一日此元之所準者也然易之卦直日其亦如元之首有序乎抑無也若亦有之則雄之為元不亦善乎不然則元之序亦贅矣自復始而為乾坤十有二卦皆以陰陽之消長分

居十二月謂之辟卦固有序矣其餘一月而四卦之序云何耳如中孚頥何以為一日之卦也曰公卿大夫侯者何謂也其所謂乇正於丑間時而左行掌正於寅間時而右行者其旨可得而聞歟又一陽一陰者元相錯之法也然養為陽而中不為陰水火木金土者元相傳之法也然焇為金而羡不為土其自相戾類如此豈得無說哉

朱子語錄曰揚子為人思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

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太元亦拙底工夫葢天
地間只有一箇奇偶奇陽偶陰春少陽夏太陽秋
少陰冬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地推去都
走不得揚子却添作三事事要作三截又且有氣
無朔有日星無歲月恐不是道理其學本似老氏
如清靜淵默等語皆是老氏意思
陳氏曰按漢志揚雄所叙三十八篇太元十九本
傳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

分為三卷有首衡錯測摛瑩数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元體蓋與本經三卷共為十四今志云十九未詳初宋陸二家各依舊本解釋范望折中長短或加新意既成此註乃以元首一篇加經贊之上元測一篇附贊之下為九篇列為四卷首測二序載之第一卷之首蓋猶王弼離合古易之類也卷首有陸績述元一篇

水心葉氏曰太元雖名幽深然既枝葉扶踈獨說

十餘萬言候芭又受其辭則是雄所以作之意固嘗曉然號於人使皆可識不為甚難明也至宋衷陸績范望乃皆創立註釋若昔未嘗聞知者如首名以節氣起止贊義以五行勝尅最為此書要會不知自雄及芭親相傳授已如此邪或舊語果零落而衷績等方以意自為參測也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於漢人若夫節候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生之至元而益詳蓋農工小人所教以

避就趨舍者雄為孔氏之學其書將經緯大道柰何俛首效之且未有求其小而能得其大者也惜乎其未講矣

范氏註太元經解十卷

鼂氏曰吴范望叔明註其序云子雲著元桓譚以為絶論張衡以擬五經自侯芭受業之後希有傳者建安中宋衷陸續解釋之文字繁猥今以陸為本録宋所長訓理其義為十卷耳以首分居本經

之上以測散處贊辭之下其前又有陸績序以子雲為聖人云

說元一卷

鼂氏曰唐王涯廣津撰涯始以貞元丙子終於元和已丑二十六年間註太元為六卷今不之見獨此書行於世凡五篇明宗一立例二揲法三占法四辯首五

巽岩李氏曰自晉范望而後為元學者無聞而涯

獨能名家諸儒共宗之涯别有經註六卷行於世

此特其大畧耳揲法所稱并扐之後便都数之不

中分蓋誤也若爾則終不成七八之數當云又中

分其餘而三數之但不復掛一然本多如此今姑

仍其舊使觀者自擇焉

宋惟幹太元解十卷

鼂氏曰皇朝宋惟幹註惟幹嘗得太元古本於昭

應咸平中知滑臺取宋衷陸績范望三家訓解别

為之註仍作太元宗旨兩篇附於後其學蓋師濟東田告司馬溫公所謂小宋者也

徐庸註太元經解十卷

鼂氏曰皇朝徐庸註庸慶歴間人也以范望解指義不的因王涯林氏諸解重為之註取王涯說元附於後自為元順通名之為太元性總其自序云爾又多改其文字如以杌為仡以姽為危以壯凡為札乃以攣為孿以稚為推之類其所謂林氏者

瑪也貫文元嘗闢瑪之姦妄於朝

章氏太元經註十四卷　疏三十卷

鼂氏曰皇朝章詧撰嘉祐中成都帥蔣堂獻其書於朝詔書褒寵賜號冲退處士實録詧字隱之雙流人通經術善屬文性恬淡屏居林泉以養生治氣為事

巽岩李氏曰其說以范望為宗望所否者輒改正之大抵元之吉凶專在晝夜而子雲之辭或竒與

難曉諸家往往迷悮指凶為吉違背經義嘗獨以
晝夜訂其辭於吉凶無所差比諸家誠最優焉嘗
成都人字隐之博通五經尤長於易與太元王素
趙抃守蜀皆賓禮之賜冲退素所請也嘗將死其
鄉人夢嘗以小童自隨投謁告别曰此間囂塵非
修行地吾歸閬苑矣嘗蓋明術数得道者云

陳漸演元十卷

鼂氏曰皇朝陳漸撰漸堯佐之族子也國史有傳

凡十四篇漸謂史以揚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僭王按子雲法言解嘲止云太元然則經非其自稱弟子侯芭之徒尊之耳

太元淵旨一卷

鼂氏曰右皇朝張揆撰

太元經疏十八卷

鼂氏曰皇朝郭元亨撰元亨謂雄之作元傳之侯芭後獨有張衡桓譚張華見而稱嘆吳郡郯伯岐

求本不能得宋衷為訓陸績為解范叔明王涯亦注之皆未明白元亨在蜀自淳化末迄於祥符八年僅三十年撰成今疏又云太元潤色於君平未知何所據而言然

巽岩李氏曰其疏專主范望雖講論極詳然於望本注無所增益也元亨自謂得師於蜀而不著其師之名氏蜀人蓋多元學疑嚴揚所傳固自不絕但潛伏退避非遇其人則鮮有顯者耳元亨之本

末亦未詳

太元發隱三篇

巽岩李氏曰章詧撰詧有太元講疏四十九卷其說甚備發隱之作蓋在講疏以前其大畧可見矣下篇所稱王莽旦筮遇於之一五七乃宋衷陸績舊註本寓言也而詧謂宋陸皆居漢世去揚雄未遠必得之傳聞故因用之要恐非實耳然亦不害學者觀其意焉可也

温公集註太元經十卷

鼂氏曰司馬光君實集漢宋衷解詁吳陸績釋文晉范望解贊唐王涯註經及首測宋惟幹通註陳漸演元吳祕音義七家為此書自慶歷至元豐凡三十年始成其直云宋者衷也小宋者惟幹也惟幹漸祕皆國朝人温公説元曰班固稱諸儒或譏揚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為元易之道其於天人

之緼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更乃為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為元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奥難知以為元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践於坱圠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元以漸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澒畧不可入乃研精易慮屏人事而細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窺其梗槩然後喟然置

書嘆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邪孔子没後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荀殆不足擬况其餘乎觀元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髪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究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不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元已生察之於當今而元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元不可

亡卯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籍使聖人復生視元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巳之心矣乃知元者以贊易也非别為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

陳氏曰集取宋衷以下七家之説而斷之以巳意

太元釋文一卷

陳氏曰相傳自侯芭虞翻宋衷陸績互相增損亦

後人所作也吳秘嘗作音義豈即此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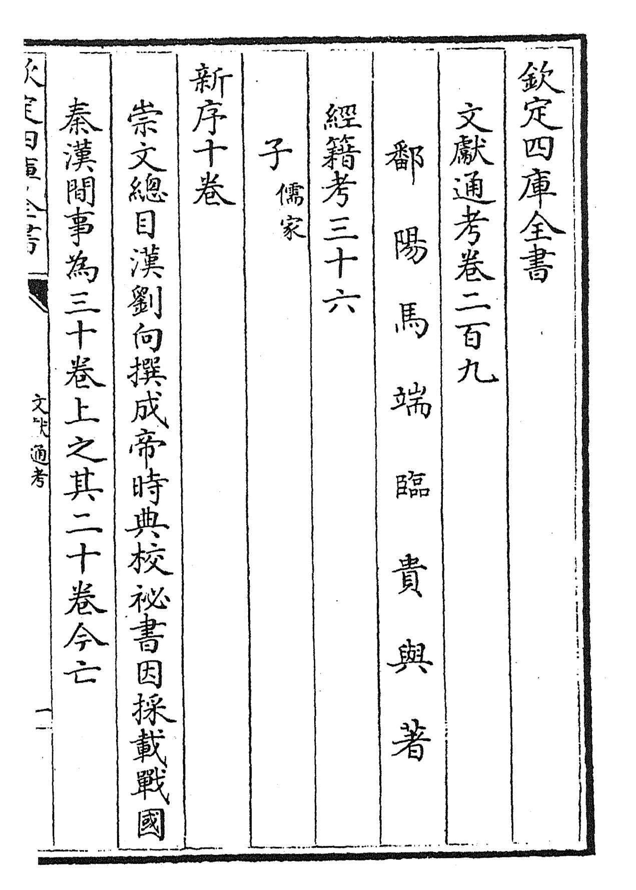
元解四卷　元歴一卷

陳氏曰右丞襄陵許翰崧老撰所解十一篇通温公註為十卷倣韓康伯註繫辭合王弼為全書之例也大抵元首如彖贊如文測如象文如文言攡瑩掜告如繫辭数如說卦衝如序卦錯如雜卦之類其於易也規規然擬之勤矣太元歴者亦翰所傳云温公手録不著何人作

易元星紀圖一卷

鼂氏曰從父詹事公撰以温公元歷及邵康節太元準易圖合而譜之以見揚雄以首準卦非出私意蓋有星候為之機括且辯正古今諸儒之失如羨不當準臨夷不當準大壯之類凡此難與諸家口舌爭觀譜則彼自屈矣此譜元所以作也

文獻通考卷二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三十六

子 儒家

新序十卷

崇文總目漢劉向撰成帝時典校祕書因採載戰國秦漢間事為三十卷上之其二十卷今亡

鼂氏曰當成帝時與校書因採傳記行事百家之言刪取正辭美義可勸戒者為新序說苑共五十篇新序陽朔元年上世傳本多亡闕皇朝曾鞏子固在館中日校正其訛舛而綴緝其放逸久之新序始復全自秦之後綴文之士有補於世者稱向與揚雄為最雄之言莫不步趨孔孟向之言不皆槩諸聖故議者多謂雄優於向考其行事則反是何哉今觀其書蓋向雖雜博而自得者多雄雖精

深而自得者少故也然則向之書可遵而行殆過於雄矣學者其可易之哉

南豐曾氏序畧曰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録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絶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向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

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所以攻其失者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高氏子畧曰向以區區宗臣老於文學窮經之若

崛出諸儒先秦古書甫脫爐刼一入向筆采擷不

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辯邪正黜異端以為漢規

鑒者盡在此書號說苑新序之旨也

說苑二十卷

崇文總目漢劉向撰向成帝時典祕書採傳記百家

之言掇其正辭美義可為勸戒者以類相從為說苑

二十篇今存者五卷餘皆亡

鼂氏曰劉向撰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法誡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式談叢雜言辯物修文為目陽嘉四年上之闕第二十卷曾子固校書自謂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為二十篇又叙之然止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

南豐曾氏序畧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故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當

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意其枉巳而為之者有矣何其狥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讀其書知考而擇之可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患失之者異矣

陳氏曰序言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雜事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淺薄不中義理别集以為百家後令以類相從更以造新事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說苑按漢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謂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今本南豐曾鞏序言崇文總目存者五篇從士大夫得十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未知即當時篇章否新苑之名亦不同

續說苑十卷

崇文總目唐劉貺撰以劉向著說苑二十篇時漢史未行故漢事頗缺貺因采其所遺亡凡十篇云

鹽鐵論十卷

鼂氏曰漢桓寛撰按班固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

帝時汝南桓寛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数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凡十六篇

高氏子畧曰漢志近古莫古乎議國有大事詔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議郎雜議是以廟議匈奴議捐朱厓而石渠論經亦有議皆所謂詢謀僉同者也班氏一贊專美乎此然觀一時論議其所問對

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犖然大過人者

陳氏曰本始元年召問文學賢良對願罷鹽鐵榷酤均輸與御史大夫弘羊相詰難於是罷榷酤而鹽鐵卒不變故昭紀贊曰議鹽鐵而罷榷酤也及宣帝時寬推衍增廣著数萬言凡十六篇其末曰雜論班書取以為論贊其言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畧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嗚呼世之小人何嘗無才以熙寧

日録言之王安石之辯雖曰儒者其實桑大夫之流也霍光號知時務與民更始而鹽鐵之議乃俾先朝首事之臣與諸儒論議反復不厭或是或非一切付之公論而或行或否未嘗容心焉以不學無術之人而暗合乎孟莊子父臣父政之義曾謂元祐諸賢而慮不及此乎

潛夫論十卷

鼂氏曰後漢王符節信撰在安和之世耿介不同

於俗遂不得進隱居著書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范曄取其貴忠浮偽真實愛日述赦等五篇以為足以觀見當時風政頗潤益其文後韓愈亦贊其述赦旨意甚明云

申鑒五卷

陳氏曰漢黄門侍郎潁川荀悅仲豫撰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之其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

墮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此古今名言也

中論二篇

鼂氏曰後漢徐幹偉長撰幹鄴下七子之一也曾子固嘗序其書略曰始見館閣中論二十篇以為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闕此篇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本非全書也幹篤

行體道不躭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葢漢承秦滅學之後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自得於治心養性之方去就語默之際況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論六藝其所得於內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可不謂賢乎今此本亦止二十篇中分為上下兩卷按崇文總目七卷不知何人合之李獻民云别本有復三年制役二篇乃

知子固時尚未亡特不見之爾

陳氏曰唐志六卷今本二十篇有序而無名氏蓋

同時人所作

孔叢子七卷

鼂氏曰楚孔鮒撰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也仕陳

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其先仲

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行事名之曰

孔叢子凡二十一篇叢之為言聚也邯鄲書目云

一名盤盂取事雜也至漢孔臧又以其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十一篇嘉祐中宋咸為之注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書二十六篇其注謂孔甲黄帝史或曰夏帝疑皆非令此書一名盤盂獨治篇又云鮒或稱孔甲連叢又出孔臧意者孔叢子即漢志孔甲盤盂書而亡六篇連叢即漢志孔臧書而其子孫或續之也

陳氏曰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行之書也小爾雅一篇亦出於此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一名盤盂按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為陳涉博士死陳下則固不得為漢人而其書記鮒之没第七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臧而下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彦之卒則又安得以鮒撰按儒林傳所載為博士者又曰孔甲顔注曰將名鮒而字甲也今考此書稱子魚名鮒陳人或謂之子鮒或

稱孔甲然則顔監未嘗見此書邪藝文志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本注謂黄帝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也其書蓋田蚡所學者其與孔鮒初不相涉也中興書目乃曰一名盤盂不知何據豈以漢所謂孔甲即陳王博士之孔甲邪

高氏子畧曰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出於雜家而又益以連叢其獨治篇稱孔鮒一名甲世因曰孔叢子盤盂者其事雜也漢書

注又以孔甲為黄帝之史或夏帝時人篇第又不同若非今孔叢子也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其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後序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常師之是為的然矣按孔子没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没七十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

邪此又出於後人綴集之言何其無所據若此

朱子語錄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其文氣軟弱全不似西漢文字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略不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家訓七卷

鼂氏曰北齊顔之推撰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

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辯正時俗之謬以訓子孫

陳氏曰古今家訓以此為祖然其書頗崇尚釋氏

云

文中子十卷

鼂氏曰右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師之語為是書

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録稱其有穢行為史

臣所削今觀中說其迹往往僭聖人模擬竄竊有

深可怪笑者獨貞觀時諸將相若房杜李魏二溫

王陳皆其門人予嘗以此為疑及見李德林關朗薛道衡事然後知其皆妄也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予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隋書薛道衡傳稱道衡仁壽中出為襄州總管

至煬帝即位名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揺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矣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也又隋書稱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繼族父孺養於孺宅至於長成不識本生其書有内史薛公見子於長安語子收曰汝往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為門人抑又可知矣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為

人傳會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
經之類皆非其作
王氏揮麈録曰文中子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
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
阮逸僞作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
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序載其家世行事甚
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
日休有文中子碑見於文粹

龍川陳氏類次文中子引曰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常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為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為之序篇焉惟阮逸所著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敘篇未必皆福郊福

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為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為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尋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為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没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

受經未必盡知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為之訓義考其始末皆不足以知之也

又曰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顔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

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隐而不没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多過内史薛公使遺書於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

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為聖人以無至無迹為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為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為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予類次之意如此

又曰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

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

朱子曰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

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以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以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

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則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藴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已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

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顔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彞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葢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

於孔子之春秋哉葢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不知兩漢之不足為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効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適以是而自納於吴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

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邪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黄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言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

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
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
是以子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假於三子是
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朱子語錄問董子文中子如何曰仲舒本領純正
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行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未必
如仲淹仲淹識見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了但於
本領處如古人明德新民止至善處皆不理會要

知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又曰文中子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有些本領只本原上工夫都不理會若究其議論本原只自莊老中來

陳氏曰唐志五卷今本第十卷有文中子世家房魏論禮樂事書關子明事及王氏家書雜録舊傳以此為前後序非也又有龔鼎臣注自甲至癸為

十卷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頗有所刪取李格非跋云龔自謂明道間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

帝範一卷

鼂氏曰唐太宗撰凡十二篇今存者六篇貞觀末著此書以賜高宗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其末頗以汰侈自咎以戒高宗俾勿效已殊不知閨門之内慙德甚多豈特汰侈

而已武后之立實有自來不能身教多言何益悲夫

臣範二卷

鼂氏曰唐則天皇后武氏撰範或作軌武氏稱制時嘗詔天下學者習之尋廢本十篇今缺其下五篇

法語二十卷

鼂氏曰南唐劉鶚撰甲戌歲擢南唐進士第實開

寶七年也著書凡八十一篇言治國立身之道徐

鉉為之序

聱隅子歔欷瑣微論十卷

鼂氏曰皇朝黄晞撰聱隅子晞自號也其叙略曰

聱隅者枅物之名歔欷者兼歎之聲瑣微者述之

之謂故以名其書晞蜀人本朝仁宗時

山東野録七卷

陳氏曰殿中丞臨淄賈同公踈撰本名罔真宗御

筆改之蓋祥符祀汾陰時所放經明行修進士也

續家訓八卷

鼂氏曰皇朝董政公撰續顔氏之書

家範十卷

鼂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纂取經史所載聖賢修身齊家之法凡十九門編類訓子孫

後溪劉氏後序曰温公家範十有二卷其自序首易家人明以大經大訓凡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匹

夫匹婦一言一行與經訓合者莫不纂集以垂法於將來於是既總述治家之要又門分而事別之由祖若父若母由子若女若孫由諸父若兄若弟若姑姊妹由夫若妻由舅姑若婦由妾若乳母終焉門有其事事有其法嗚呼可謂備矣公以其所躬行者合之於古人之所躬行以古人之所躬行合之於六經與前哲之所嘗言其書反復詳重可謂至深至切矣或曰聖人議道自已而制法以人

謂其可以通行也公佩服仁義周旋道德蓋左準繩右規矩者也今其為書嚴矣哉其所采録文有人所甚難者夫行不貴苟難嚮使公裁而歸諸中不亦善乎余曰今夫子事父母下氣怡聲問疾痛痾癢而敬扶持之抑搔之徐行後長者凡若此類豈有難哉而人猶忽之則夫表出其所甚難固以愧夫人之忽乎其所甚易者也且匹夫匹婦未必一一知經而或者乃能苦節危行至有殺身以全

大義立大倫凜然如嚴霜烈日此又豈有驅而率之者乎觀古人之事愧其所甚難則必能勉行其所甚易蹈其常履其變充而至之可也

古今家戒

太常少卿長沙孫景修集頻濱序略曰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不盡也嗚呼此父母之心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況其賢者乎太常少

鄉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録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鬭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

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

母戒若干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潛虛一卷

鼂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撰光擬太元撰此書以

五行為本五行相乘為二十五兩之得五十首有

氣體性名行變解七圖然其辭有闕者蓋未成也

其手寫草稿一通今在子建姪房

朱子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曰范仲彪炳文家多

藏司馬文正公遺墨嘗示予潛虛別本則其所闕之文甚多問之云温公晚注此書未竟而薨故所傳止此嘗以手藁屬鼂景迂補之而鼂謝不敢也近見泉州所刻乃無一字之闕始復驚疑然讀至数行乃釋然曰此贗本也

陳氏曰言萬物皆祖於虛元以準易虛以準元

潛虛發微論一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張敦實撰凡九篇

信書三卷

巽岩李氏曰文軫撰軫綿州巴西縣人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爲朝散大夫以老其書大抵祖周易而倣太元畧與潛虛相似規模制造雖不免乎屋下架屋之譏然軫之用心亦勤矣其數本三統五行三其五而成十五式每式八變十五其八一百二十斷易有象曰元有測曰潛虛有解而此書乃無之疑注所引信曰等語則象測解之類也十五式

一百二十斷皆宜有信曰而今所見獨㓜成地靈憂苦首疾豐和天英六式之十二斷又終篇不載揲法恐此本未為全書且其間尚多差誤不可强正姑列於後以待考

弟子記一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原甫撰記其門人答問之言楊慥王安石之徒書名王深甫歐永叔之徒書字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一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王燕憲

謄錄監生臣戴朝琛

謄錄監生臣朱續曾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三十七

子儒家

周子通書一卷太極圖說一卷

朱子序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

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固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禄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

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子既没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遽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朱子既為

太極圖說則録以寄廣漢張敬夫以書來曰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邪熹竊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

不勝言者

鼂氏曰茂叔師事鶴林寺僧壽涯以其學傳二程遂大顯於世此其所著書也

濂溪遺文遺事一卷

陳氏曰侍講朱熹集次於南康

正蒙書十卷

鼂氏曰皇朝張載子厚撰張舜民嘗乞追贈載於朝云横渠先生張載著書萬餘言名曰正蒙陰陽

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軻揚雄之流乎此書是也初無篇次其後門人蘇昞等區別成十七篇又為前後序又有胡安國所傳編為一卷末有行狀一卷

藍田呂氏曰先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

嘗須臾忘也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

朱子語録曰正蒙有差分曉底看　或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曰他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惡混云云成之者性是到得聖人處方是成得性所以說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似這處都見差了

西銘集解一卷

陳氏曰張載作訂頑砭愚二銘後更曰東西銘其西銘即訂頑也大抵發理一分殊之旨有趙師俠者集呂大臨胡安國張九成朱熹四家說為一篇刻之興化軍又有户部侍郎王夢龍集通書西銘解為三卷

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

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體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分已在其中矣

程氏遺書二十五卷　附録一卷　外書十三卷

陳氏曰朱熹集録二程門人李籲端伯而下諸家

所聞見問答之語附録行狀哀詞祭文之屬八篇其年譜朱公所撰述也外書則又二十五篇之所遺者

朱子答張敬夫書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書乍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知其味　又答呂伯恭書曰遺書

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删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畧注删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删却久遠却惑人記論語者只為不曾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河南師説十卷

陳氏曰尚書潁川韓元吉無咎以河南雅言伊川雜説及諸家語録釐為十卷以尹和靖所編為卷首不如遺書之詳訂也

皇極經世書十二卷

鼂氏曰皇朝邵雍堯夫撰雍隐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此書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起於堯即位之二十二年甲辰終於周顯德六年已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之事以符其學又有觀物篇繫於後其子伯温解

陳氏曰其學出於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修伯

長修受之种放明逸放受之陳摶蓋数學也曰元會運世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帝堯至於五代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数末二卷論所以為書之意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数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凡六十二篇其子伯温為之叙系具載先天後天變卦反

對諸圖又為易學辯惑一篇叙傳授本末真偽然世之能明其學者蓋鮮焉

朱子語録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上面轉久之便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之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

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物消盡之時蓋理在数内数在理内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柬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揚子雲太元便零星補凑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

之数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横一畫則為六横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又曰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尭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將去問伯温解經世書如何先生曰他也只是說將去那裏面精微曲折也未必曉得

當時康節只說與王某不曾說與伯溫

又曰康節之學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觀物外篇六卷

鼂氏曰右邵雍之没門人記其平生之言合二卷雖以次筆授不能無小失然足以發明成書為多故以外篇名之或分為六卷

陳氏曰康節門人太常寺簿張嶓子望記其言雖十纔一二而足以發明成書

觀物内篇二卷

陳氏曰康節之子右奉直大夫伯温撰即經世書之第十一十二卷也張氏曰先生觀物有内外篇内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人所記先生之言也内篇理深而數畧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先生詩云若無揚子天人學安有莊周内外篇以此知外篇亦先生之文門人蓋編集之耳

又曰皇極經世者康節之易先天之說也觀物篇立言廣大措意精微如繫辭然稽之以理既無不通參之以數亦無不合

漁樵問對一卷

鼂氏曰皇朝邵雍撰設為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奥云邵氏言其祖之書也當考

程氏雜說十卷

鼂氏曰皇朝程頤正叔門人雜記其師之言

信聞紀一卷

經學理窟一卷

鼂氏曰皇朝張載撰雜記經傳之義辯釋老之失

近思録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呂祖謙取周程氏之書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六百十九條取切問近思之義以教後學

趙氏跋曰朱子呂子相與講明伊洛之學取其言之簡而要者集為是書要使學者知所趨向譬如

洛居天下之中行者四面而至苟不惑其塗路則千里雖遠行無不至矣然其間亦有平居師友相問答之際盡意傾吐義已切至而語不暇擇者學者得其意玩其辭可也不然徒高遠其言詭異其行俾世之人咸共指目曰道學云云者則甚非朱吕所以為書之意也

答邇英聖問一卷

兩朝國史志慶歷四年三月仁宗於邇英閣出御書

十有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之訓二曰奉真考之業三曰念祖宗艱難四曰思祖宗愛民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親碩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慎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曰崇静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懼貴驕十四曰招勇將十五曰尚儒術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杜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慎滿盈二十五曰傷

暴露兵二十六曰哀鰥寡二十七曰訪屠釣二十八曰講遠圖二十九曰絶朋比三十曰斥謟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曰鑒迎合三十三曰罷巳爲民三十四曰損躬撫軍三十五曰求善補過又出危竿諭一篇述居高慎危之意顧丁度等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政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暨曽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既拜賜因請注釋其義是月丁度等上答邇英聖問一卷上覽之終篇指

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者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

帝學十卷

晁氏曰皇朝范祖禹淳夫纂自古賢君迨於祖宗務學事迹為一篇以勸講淳夫元祐時在講筵八年詰旦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按講其說平時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議仍參之時事以為勸戒其音琅然聞者

興起東坡常曰淳夫講書言簡義明粲然成文章為今講官第一

陳氏曰其所編集上自三皇五帝迄於本朝神宗凡聖學事實皆具焉

儒言一卷

鼂氏曰從父詹事公撰其書葢辯正王安石之學違僻者

元城語録三卷

陳氏曰右朝散郎維揚馬永卿大年撰永卿初仕亳州永城主簿從寓公劉安世器之學記其所聞之語

劉先生談録一卷

陳氏曰知秀州韓瓘德全撰瓘億之曾孫緬之孫官二浙道睢陽往來必見劉元城記其所談二十一則

道護録一卷

陳氏曰胡程德輝所録劉元城語凡十九則以上三書皆刻章貢末又有邵伯温吕本中所記數事附焉

節孝先生語一卷

陳氏曰江端禮季恭所録山陽徐積仲車語

龜山語録五卷

陳氏曰延平陳淵幾叟羅從彦仲素建安胡大原伯逢所録楊時中立語及其子迥藁録共四卷末

卷為附録墓誌遺事順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

庭闈稾録一卷

陳氏曰即楊迴所録當政和八年其父亡恙時也

龜山別録二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録

尹和靖語録四卷

陳氏曰馮忠恕祈寛居之吕堅中崇實所録尹焞

彥明語

胡氏傳家録五卷

陳氏曰曾幾吉父徐時動舜鄰楊訓子中所記胡安國康侯問答之語及其子寧和仲所録家庭之訓

無垢語録十四卷　言行編遺文共一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之甥于恕所編心傳録及其門人郎曄所記日新録近時徐鹿卿德夫教授南安復裒其言行繫以歲月及遺文三十篇附於末

師友雜志一卷　雜說一卷

陳氏曰呂本中撰

胡子知言一卷

陳氏曰五峯胡宏仁仲撰文定季子南軒從之遊

朱子語録有曰因與諸子論湖湘學者崇尚胡子

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

曰不可以善惡辯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

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

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為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似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不可以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名之況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

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奥言語亦太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　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

忘筌書一卷

陳氏曰浦城潘植子醇撰多言易亦涉異端凡五十一篇此書載鳴道集為九十二篇附見者又十有三而館閣書目又稱七十七篇皆未詳

諸儒鳴道集七十二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涑水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元城上蔡無垢以及江民表劉子翬潘子醇凡十一家其去取不可曉

兼山遺學六卷

陳氏曰河南郭雍録其父忠孝之遺書前二卷為易著卦次為九圖又次説春秋又次為性説三篇末卷問答雜説忠孝父子世系出處本末次詳見

易類

玉泉講學一卷

陳氏曰沙隨程迥可久所記喻樗子才語樗本末見語孟類

周簡惠聖傳錄一卷

陳氏曰參政荆溪周葵惇義撰自堯舜至孔孟聖傳正統為絶句詩二十章而各著其說自為一家然無高論

南軒語録十二卷

陳氏曰蔣邁所記張栻敬夫語

晞顔録一卷

陳氏曰張栻取經傳中凡言及顔子者録為一編

晦庵語録四十六卷

陳氏曰著作佐郎陵陽李道傳貫之裒晦翁門人廖德明子晦而下三十二家刻之九江

晦庵續録四十六卷

陳氏曰李太史之弟樞密性傳成之又得黄幹直卿而下四十一家及前録所無者併刻之

呂氏讀書記七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乾道癸巳淳熙乙未家居日閱之書隨意手筆或数字或全篇葢偶有所感發或以備遺忘者

閫範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集經史子傳發明人倫之道見

於父子兄弟之間者為一篇時教授嚴州張南軒

守郡實為之序

先聖大訓六卷

陳氏曰龍圖閣學士慈溪楊簡敬仲撰取禮記家

語左傳國語而下諸書凡稱孔子之言皆類為此

編然聖人之旨意未易識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自門弟子已不能知其有為而言況於百氏所記

其間淺陋依托可勝道哉多聞闕疑庶乎其弗畔

也

已易一卷

陳氏曰楊簡撰

慈湖遺書三卷

陳氏曰楊簡撰前二卷雜說末一卷遺文慈湖之學專主乎心之精神是謂聖一語其誨人惟欲發明本心而有所覺然稱學者之覺亦頗輕於印可葢其用功偏於上達受人之欺而不疑竊嘗謂誠

明一理焉有誠而不明者乎當淳熙中象山陸九淵之學盛行於江西朱侍講不然之朱公於前輩不肯張無垢於同流不肯陸象山為其本原未純故也象山之後一傳而慈湖遂如此甚矣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也

明倫集十卷

陳氏曰高安塗近止撰取經傳言行之要以孝為本推而廣之為十篇塗有子登科得初品官致仕

心經法語一卷

陳氏曰參知政事建安真德秀希元撰集聖賢論心格言

三先生謚議一卷

陳氏曰嘉定中魏了翁華父為潼川憲奏請賜周程謚寶慶守李大謙集而刻之併及諸郡祠堂記文

言子三卷

陳氏曰言偃吴人相傳所居在常熟縣慶元間邑宰孫應時季和始為立祠求朱晦翁為記近新昌王爚伯晦復裒論語書所載問答為此書邑中至今有言氏亦買田教養之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